

# 圖書館學概論<sup>†</sup>

## —圖書館服務的基本要素—

Jesse H. Shera 著

鄭肇陞 譯\*

### 陸、結構、組織和紀錄

開宗明義，本章最好避免談論長期僵持而經常被激烈辯論的圖書館學是否為專業的問題。名詞的專業，就像它的動詞 *profess* 一樣，源自拉丁文 *professio*，意指相信、獻身於公開宣誓的誓約。因此，教授 *professor* 是教授他所相信的事物的人。這個名辭的古典用法，用在知識專業 (*learned professions*)，係源自中世紀神學院、醫學院、和法學院的教授。韋氏字典第二版對此名辭的部分定義為：「個人所投身的，非純商業、機械及農業之屬的行業；或個人宣稱已獲取某種特殊知能，可用以教導、引導、或勸導他人，或以某種技術服務他人的工作。」

專業主義和專業特徵的認真研究，似乎始於亞伯拉罕·弗列克斯納 (*Abraham Flexner*) 的視社會工作為專業的劃時代研究，該研究於一九一五年出版。簡言之（其實稍微過簡了），弗列克斯納的標準為：個人責任的大部分領域涉及知性的運用；材料源自科學或其他學術形式；導向實用和確定的目標；具有教育性的可傳達的技術；自我組織、控制和訓練；和利他的動機。①由於此一名辭所含有的尊榮，驅使每一行業每一人類活動都希望列為專業，已使這些特徵模糊不清，專業這一名辭也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只有在「知識的專業」句子中尚

---

† Shera, Jesse H.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Basic Elements of Library Service*. Littleton, Colorado: Libraries Unlimited, 1976.

\* 譯者現服務於美國東卡羅萊納大學健康科學圖書館。

保有其意義。巴特樂於一九五一年寫道：「我們都相信圖書館學是一門專業。」  
②從那時起，圖書館員沒有理由改變他們的意見。法蘭克·阿金遜（Frank Atkinson）在其圖書館學概論中根本不理會這種辯論，而說重要的是圖書館屬於何種專業，而非是否為專業。③招牌和名望並不能給圖書館員帶來專業認可。考慮的適當焦點應該是圖書館在現代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履行它所自認的目標。④

正如圖書館學是否為專業的辯論一樣，有關於它是科學抑或藝術的長期爭論，也總是沒有結果。在本世紀初，英國對這一領域稱之為「圖書館經濟」（library economy），這或許就像亨利·菲汀（Henry Fielding）稱他的小說湯瓊斯（Tom Jones）為「歷史」，因為沒有其他名辭適合它。威廉遜（C.C. Williamson）堅稱圖書館學不是科學，而是一種「服務」，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校即稱之為「圖書館服務」，盧茨克（Rutgers）大學亦仿效以此命名。有的則稱之為「圖書館事業」（librarianship）以避免爭端。巴法樂大學（University of Buffalo）則採用「圖書館研究」（library studies）。最後，奧列弗·加錫（Oliver Garceau），在其公共圖書館和政治程序（The Public Library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書中談及「圖書館信心」（the library faith），頗令圖書館員詫異。圖書館員之急切要「科學化」，正若要專業化一樣，它反映了我們文化的價值系統，而不反映圖書館員實務的特徵。

當然，每門學科都是一種科學，同時也是一種藝術，是理論也是實際，兩者必須同時並進——沒有孰優孰劣之分。為科學家資訊需要提供服務的館員，他自己必須具備科學的知識，但這並不表示他的工作，比起為藝術館人員提供服務的同仁，要來得「更科學化」。兩者都是圖書館員，以下我們還要考慮不同類型的圖書館員，但我們不可忽視了統一性。兩位圖書館員，雖然所用資料大為不同，但都是將圖文紀錄和讀者撮合在一起。肯尼斯·包登有一次為現代作家對「經濟學」下定義為「經濟學家所做的事」；這個「定義」，若能以圖書館學字眼加以重述，也許就是給這個有關專業和科學長期爭論的鬪士最好的答辯。

## 結 構

傳統上，圖書館領域依讀者對象可分為四類：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初等和中等），學術圖書館（包括初級學院、學院、和大學），和專門圖書館（較新的一類，包含許多性質全異的圖書館，以後當再討論）。除此之外，尚有服務各階層政府機關的圖書館，以及對外公開提供參考服務的私人圖書館。

在所有的圖書館中，公共圖書館的目標和方針可能是最難確定和執行。公共圖書館是社會公共的一部分，而社會公共是無限的。公共圖書館必須獨立而自足；它沒有上級機關為它制定目標。它服務廣大而參差不齊的讀者，從學前的孩

童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從教育有限的到學養最豐富的讀者，從藉閱讀以解悶消遣的讀者到懷有特殊目的或問題的讀者。更有甚者，它必須說服選民相信圖書館對社區之重要而對圖書館繼續支持。因此它必須時時刻刻顧及公共關係和形象。不像學校和學術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缺乏教授專家指導選書或對圖書館服務提供輔導。它必須力求滿足所有的讀者，明知絕對達不到如此境地。因此，我們可以說它為富想像力的領導者提供最好的機會和最艱難的挑戰。從事公共圖書館的工作，是圖書館教育準備最不週全的一環。但它屹立不動，正如艾爾文·詹森（Alvin Johnson）所說的是「平民大學」（the people's university），或更正確的說，平民大學的圖書館。一百多年前，傑出的平民公共教育先驅何拉斯·曼安曾表彰公共圖書館為「我們公共學校的無上光榮。」

為本文方便起見，學校圖書館和學術圖書館可以一併討論，因為他們有許多共同特點。兩者都是大組織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母體組織制定目標並決定發展方向。兩者都有教員為儲備人材，可以隨時協助。兩者都可用滿足學生和教員需要的程度來做為衡量圖書館效果的標準。對一個以圖書館為終身職業的年輕圖書館而言，它們提供了很好的知性環境，尤其以學術圖書館為最。它們不必跟警察局、消防隊、道路保養部、及其他無數公共部門競爭經費。它們仍須爭取財政支持，但它們所處的環境，基本上對學習一事極為重視，而且明瞭圖書館對教育機構之重要性。教育家愈重視學生的個別學習，對圖書館的需求也愈增。

美國公共圖書館的歷史，可溯自十七世紀中葉羅勃·奇尼上尉對波士頓之捐贈，或許比這更早。學術圖書館則源自中古時期的大學，而專門圖書館則屬新客。約翰·卡頓·達納（John Cotton Dana），當時為新澤西州紐瓦克（Newark, New Jersey）公共圖書館員，似乎是第一位設想出專門圖書館的獨特形式，而看出公共圖書館為工商業提供特殊服務的機會。他在一九〇九年和一些志氣相投的朋友成立了專門圖書館學會（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這些圖書館通常服務工商界管理上和科學上研究的需要。逐漸的，他們的範圍擴展到報紙、博物館、州和地方政府機構、獨立研究機構、以及今日社會許許多多的行業。以上四種類型圖書館，專門圖書館焦點最鮮明，因為他們主要是為專門而有限的對象提供服務。他們端賴組織的支持，因此對外界無所求。只要他們適應公司或組織內人員的要求，別無他慮。然而，基於專業禮貌，許多專門圖書館對外界一般公眾的要求，倘具價值，也會作答。我們相信，做為一個專門圖書館員，其專門學科的专业準備要比圖書館的訓練來得重要，當然具備兩方面的訓練最為理想。工作的壓力在專門圖書館可能最重，因為他們通常隸屬於工商企業，但他們的待遇也最優厚。

在大多數圖書館員心目中，上述將圖書館劃分為四類大致已無異議，但各類並非分立而是調和的。公共圖書館服務中小學校和大學的學生和教員，並時常對

他們提供特別方便。有些大學圖書館在地方上亦做公共圖書館之用，尤其在小地方其財源不足以支持一個公共圖書館。俄亥俄州牛津城的邁亞米大學（Miami University at Oxford, Ohio）於本世紀初，在允其圖書館將供其市民自由使用之了解下，獲得安志洛·卡內基的一筆經費。同州的奧柏林（Oberlin）城，其公共圖書館即為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圖書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專門圖書館也大量依賴當地公共圖書館的資源，有時他們也將資料供給機關以外的人士使用。

除了傳統的分類之外，尚有許多圖書館難以歸類。首先是一些獨立的圖書館，由富豪慷慨捐贈設立，由他們自己的永久性董事會管理，其活動不必對任何人負責。通常這些都是大型參考圖書館，他們對於有價值的要求都會提供協助。他們的館藏僅供參考而不出借；雖則透過館際互借，大部分圖書館會准外借，但一些特別珍貴的蒐藏則屬例外。屬於這類圖書館，比較著名的有：芝加哥的約翰·格里雷圖書館（John Crerar Library）和紐柏里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前者主要為科學性蒐藏，包括醫學；後者着重人文，包括歷史，並有出色的有關美國印第安人的蒐藏，以及圖書和印刷史的韋因（Wing）特藏。紐約的莫根圖書館（J.P. Morgan）以及加利福尼亞山瑪雷諾（San Marino）的亨利·罕庭頓圖書館（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則為著名的私人蒐藏成果，兩者均特重人文。堪薩斯市（Kansas City）的琳達·霍圖書館（Linda Hall Library），則和芝加哥的格里雷圖書館一樣，主要是科學性蒐藏。華盛頓特區的弗傑爾·莎士比亞圖書館（Folger Shakespear Library），則包括有關十四、五世紀英國的資料，以及有關彈唱詩人（The Bard）和其同時代在都德（Tudor）戲劇裏的人物。弗傑爾圖書館是亨利·克雷·弗傑爾（Henry Clay Folger）所創置為私人蒐藏，它有點特殊是因為它建在美國政府所捐贈的土地上，而為阿姆赫斯學院（Amherst College）董事會所管轄。還有準公共歷史圖書館，諸如麻州峇科斯特（Worcester, Massachusetts）的美國古物家學社（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圖書館，俄亥俄州克里夫蘭（Cleveland, Ohio）州的西部儲備歷史學社（Western Reserve Historical Society）圖書館。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校園裏的威廉·克里曼茲（William L. Clements）圖書館。約翰·卡特·布朗圖書館（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和安·瑪麗·布朗圖書館（Ann Mary Brown Library）則在羅得島的普洛維頓斯（Providence, Rhode Island）。所有這些圖書館都偏重人文、歷史、和地理。這個表可以繼續列下去，在此僅舉少數，以示其範圍之廣。所有這些，當然都是「專門」圖書館，但他們並不如此劃分因為一般人都已了解。這些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通常都是學科專才，不曾進過圖書館學校之門，有的話就是到有關目錄學課堂對學生講演。

不同於一般圖書館的，尚有法律和立法參考圖書館。在大學裏，法律圖書館通常隸屬於法學院，直屬法學院長而非大學圖書館長。法律圖書館員有他們自己的專業組織和期刊，正如醫學圖書館員。醫學圖書館在學術圈裏，通常對醫學院院長和教授直接負責，而與護理學院圖書館經常保持聯繫。法律團體和醫院通常設有自己的圖書館以應他們自己讀者的需要。

聯邦政府支持一個龐大的圖書館網路，其中心為國會圖書館、國家農業圖書館和國家醫學圖書館，所有這些都在華盛頓特區地帶。聯邦政府許多部門設有他們自己的圖書館，如內政部、勞工局、國務院、商業部等不勝枚舉。獨立的機構，如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國家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gencies）、能源研究發展部（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以及史密森梭紐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也都設有圖書館。圖書館員到外國服務的機會，則可經由軍事服務處（Armed Services）和美國新聞處（U. S. Information Agency）。最後我們應提提檔案館——聯邦、州、和地方的——雖然他們僱用的專業人員通常是學歷史的，而非學圖書館的。有些圖書館學校設有檔案管理課程，西部儲備大學便是一例。從這個簡單而粗淺的調查看來，圖書館不管其學科興趣和背景，機會很多，包括表演藝術和電影事業。圖書館界不再將圖書館事業局限於市中心的小市鎮圖書館，圖書館資料也不限於書籍而已。圖書館專業的廣博性將於以下討論專業組織時更趨明顯。

### 專業組織

據說，假如有兩個美國人漂流到無人島上，他們的第一個行動將會是組織一個「全國船難人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hipwrecked Persons），草擬憲章及細則，選舉並召開大會。自從殖民時期以來，各式各樣的社團公會即為美國生活的重要部分。圖書館員也分沾了這份對專業社團的熱誠。三個主要學會，由於其會員衆多，可以說支配了圖書館界。雖然尚有其他許多代表特殊利益的專門性圖書館學會也頗具影響力，地位也重要。

最早的是美國圖書館學會，一八七六年成立於費城百年展覽會（Philadelphia Centennial Exhibition）。較早的嘗試（如在一八五三年）由於種種原因終歸失敗，最主要的是缺乏永久性的組織機構。⑤美國圖書館學會總址設於芝加哥，現有會員約有三萬五千到四萬人之間，由一個全體會員選舉出來的諮議會（Council）和由諮議會成員互選出來的執行部（Executive Board）所管轄。會長（The President）每年改選一次，在就職演說中對年度計劃提出大綱，雖最後的決定權在諮議會，執行部和執行長（Executive Director）；他們和總部的工作人員，在計劃和執行工作上頗具權力。只有在緊急情況下，例如

諮議會投票決議將總部從芝加哥搬到華盛頓，才有會員起而請願，要求由全體會員投票通過。執行長和總部人員的權力並非來自組織憲章，而是因為他們是支薪、全日的高級人員，把全付精神用在學會事務上；而諮議會、執行部、和會長則均係自願兼任性質，各有其本職。而會員的增加也給民主活動增添障礙。例如，只有少得可憐的「選民」經常參與年度選舉。簡言之，甚至圖書館員，他們應該是獻身於自由和代議政治原則的，也發覺要使民主政治有效的運作確有困難。

美國圖書館學會，實際上是學會 (Associations) 和分組 (divisions) 的聯盟，每個學會和分組都在總部設有執行秘書、會長和執行機構。所有這些當然隸屬於母體組織，即美國圖書館學會本身。學會代表圖書館類型，如大學暨研究圖書館學會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簡稱)，ACRL 以及美國學校圖書館員學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簡稱 AASL)；而分組則代表圖書館活動，如參考服務組 (Reference Services Division, 簡稱 RSD)。小組 (Sections) 則是分組下的次級單位，而圓桌 (Round Tables) 在總部沒有執行秘書，則不屬於任何單位，如圖書館歷史圓桌 (Library History Round Table, 簡稱 LHRT) 青年會員圓桌 (Junior Members Round Table, 簡稱 JMRT)，它接受三十五歲以下的會員，以及社會責任圓桌 (Social Responsibility Round Table, 簡稱 SR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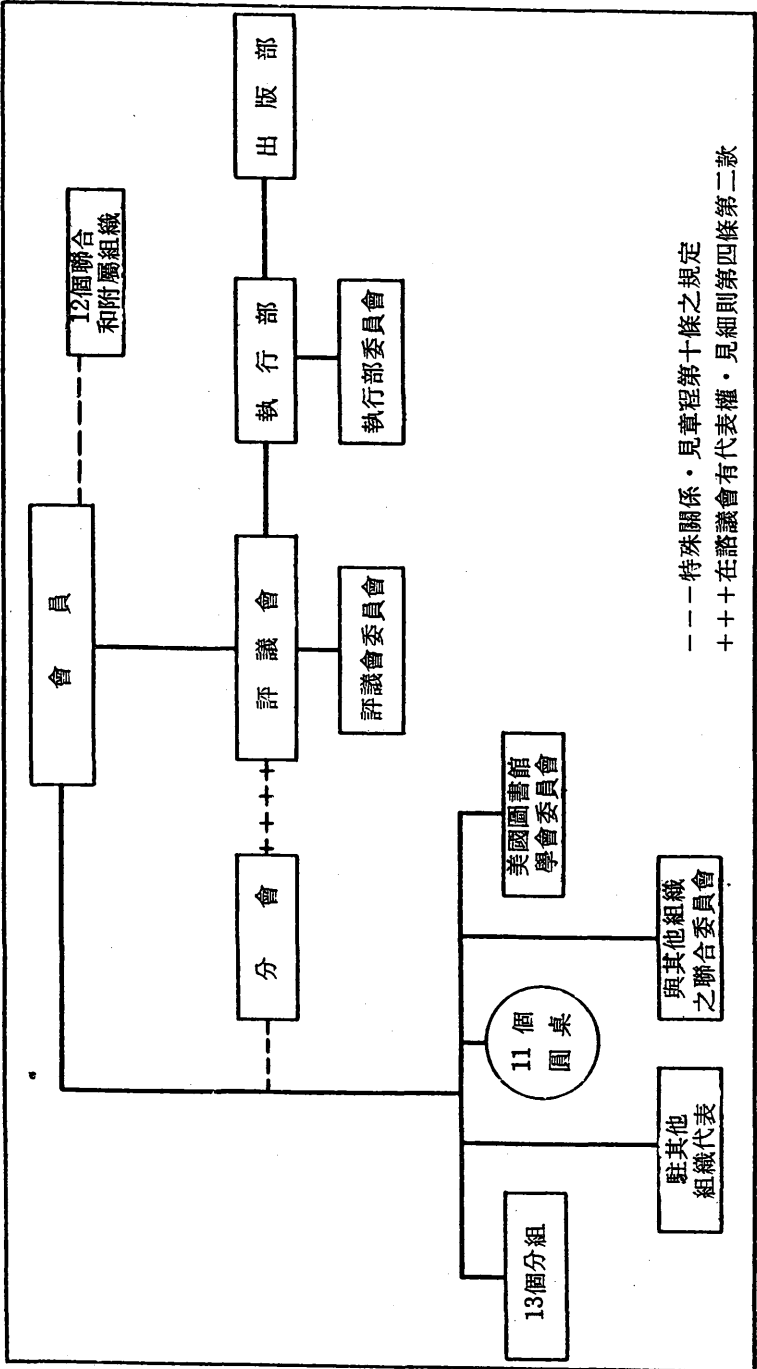
美國圖書館學會組織及總部編制見圖六及圖七，它是抄自一九七五年學會的「組織手冊」 (Organization Handbook)，當然它因諮議會和全體會員之行動而會有變更或重組。應該提及的是每一州都有它自己的圖書館學會，雖然這些學會各州自主，但都有正式授權的代表在美國圖書館學會諮議會。

美國圖書館學會對外公開徵求會員，凡對圖書館學有興趣者，包括圖書館董事、書商和出版家、圖書館設備和用品廠商、圖書館現職人員和圖書館教育人員等均可申請入會。圖書館學校學生在學期間得以特價參加年會。其他國家圖書館亦可入會。例如許多加拿大圖書館員，雖然他們有加拿大圖書館學會和各有學會，但他們在美國圖書館學會、各執行部和諮議會也很活躍。其實，加拿大圖書館員曾兩次當過美國圖書館學會會長。多倫多和蒙特利爾是美國圖書館員很喜歡的大會會址。對圖書館員而言，美加兩國邊界幾無存在，僅是偶爾重音的不同，以及“Zed”作“Zee”，或“labour”作“labor”等顯出差異。拉丁美洲的圖書館員在美國圖書館學會的活動也很突出。

美國圖書館學會每年開兩次會，主要一次在夏季舉行，開會地點每年變動，俾便會員至少能偶爾參加會議。冬季會議則在一月舉行，通常在芝加哥，但並不一定。兩種會議都有議程會議和業務會議，為期各約為一週。年會通常吸引上萬

圖六 美國圖書館學會會員組織

轉自美國圖書館學會組織手冊1975—1976 (芝加哥, 美國圖書館學會, 1975), 第1頁。



--- 特殊關係·見章程第十條之規定  
 +++ 在諸議會代表權·見細則第四條第二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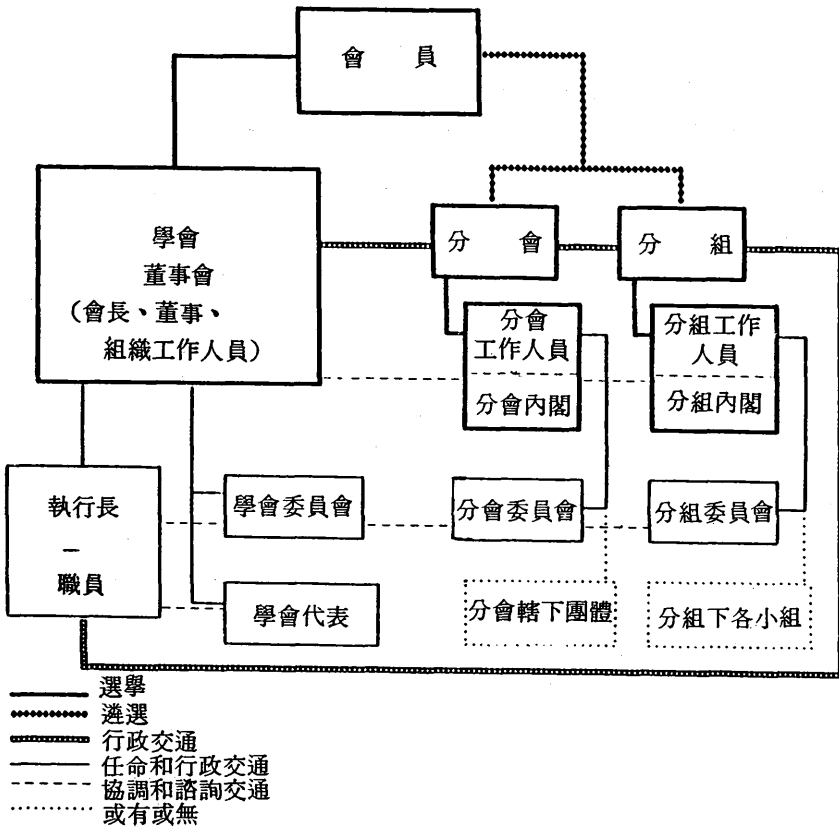
的圖書館員與會；冬季會議主要是處理學會事業，故參加者少得多。兩次會議都有書商和圖書館設備廠商的展覽，夏季會議的展覽遠比冬季會議來得大。

專門圖書館可溯源自一九〇八年美國圖書館學會的布列頓·伍特（Bretton Wood）會議，以及新澤西州紐瓦克公共圖書館館長約翰·卡頓·達納的努力成果。他促起圖書館員注意圖書館對成長中的工商界特別服務的機會。他在該次會議中說：「圖書館界長久以來一直多少具有學術性、古典性……專家管理的專門圖書館之迅速發展……正表明了實務家已體認到印刷品是事業上最有用最重要的工具，不管他從事何種行業。」<sup>⑥</sup>次年在美國圖書館學會麥金奈克（Mackinac）會議中，達納竭力試圖將新成立的專門圖書館學業納入美國圖書館學會。事後，他在圖書館期刊（Library Journal）中寫道：

我對執行部的此項建議，和我其他許多建議一樣，都被置之不理。一個積極活動的圖書館組織雖與美國圖書館學會有關但不是它的一部分，此事不得歸咎於我，而是其他方面的疏忽……<sup>⑦</sup>

這個新學會，到一九七五年會員已達八千五百人，採「運用知識」為口號，表示該會致力於各行各業之知識的蒐集與溝通，此方面一向為一般圖書館運動所忽略。它擁有四十四個區域性分會，分別代表在都市（克里夫蘭、匹茲堡、舊金山），州（密尼蘇達、德克薩斯），和區域（美國中心、西北太平洋岸、夏威夷太平洋、歐洲）的專門圖書館員。尚有兩個都市分會分佈在加拿大（多倫多、蒙特利爾）。分會得到總會的支持，每位會員自然的劃歸於工作所在或居家附近的分會。它分廿六組，代表不同的主題（科學——技藝是最大的一組；博物館；藝術和人文；藥劑）和資訊處理技術（文獻）。每位會員可任選一組而不增費用。每組自己選舉該組工作人員，許多組並發行會刊或通訊。整個學會組織的結構與美國圖書館學會相類似，惟其在紐約的總部要小得多。除了年會的一般議程之外，各組經常為會員提供特殊主題的活動。地方分會有他們自己的會議，通常是按月或按季舉行。學會提供各種諮詢服務、為僱主和求職者提供就業服務、以及各種形式的技術服務。<sup>⑧</sup>學會的組織結構，如圖八所示：

圖八：專門圖書館學會：組織和交通，1975  
專門圖書館學會和羅絲·維美克 ( Rose L. Vormelker) 提供



要實際追溯美國資訊科學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SIS) 的源委，必得溯自一八九二年保羅·奧特烈和亨利·拉法田在布魯塞爾的歷史性會談；那次會談產生了布魯塞爾書目協會，它後來發展成爲國察文獻聯盟；並產生組織國際目錄的計劃。與奧特烈·拉法田及其同儕同一時期，倫敦皇家學社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開始認真的探討系統化組織科學文獻問題。早期的人員，因爲沒有適當的名辭，就稱這一新領域爲「文獻學」(documentation)，此名稱約三十年後傳到美國，惟在美國重點略有不同。⑨

美國對文獻學興趣的成長正好趕上顯微影片的利用實驗，以及它之可能擴大學者目錄來源。這個實驗經科學服務 (Science Service) 在一九二六年起即不斷的努力，終於引起了注意。應該說明的是，科學服務是史柯立普·豪爾 (Scripps-Howard) 報系的創始者史柯立普 (E.W. Scripps) 所創建，目的在提供各門科學發展近況給報界。史柯立普也從化學基金會 (Chemical Foundation) 獲得支持，推進它的目錄工作。美國農業部目錄服務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Bibliographical Service) 經三位積極而遠見的文獻學家的努力於一九三五年成立，他們是農業部圖書館員克拉拉貝爾·巴奈 (Clarabel Barnett)，盧波·得拉格 (Rupert Draeger)，和阿色頓·錫德 (Atherton Seidel)，後兩位是發展顯微影片照相機的先驅。農業部目錄服務的目在使農業部圖書館 (即今日的國家農業圖書館) 的資料供全國廣泛利用。一九四〇年，拉爾夫·蕭被任命爲巴奈小姐的繼承人，對目錄資料的蒐集更見加強。一九三〇年中期，卡內基法人也在芝加哥大學設立微影照相實驗室，從事微影攝影技術之改進與利用之研究。赫曼·福斯勒被聘到芝加哥校園當第一任實驗室主任。

科學服務的華遜·達維斯 (Watson Davis) 對各種利益團體之合併居功厥偉，此包括美國圖書館學會的顯微照相圓桌 (Microphotography Round Table)；一九三七年，美國文獻協會 (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 終告誕生。協會會員限於科學和學術性團體的代表。根據組織規章，董事會負責協會的管理事宜，工作人員則由董事會就會員中選出。這個新協會的宗旨太廣致難全部實現，但主要重點在於微影技術和其他文件複製技術的發展。在最初十年中，該組織的重要成就的確都在這方面的活動。在這些年中，美國文獻協會和美國圖書館學會下的圖書館資料攝影複製委員會 (Committee on Photographic Reproduction of Library Materials) 有極密切的關係；在一九三八到四三年間盛行的文件複製雜誌 (Journal of Documentary Reproduction)，在一九五〇年實際上復刊而成爲美國文獻協會發行的美國文獻 (American Documentation)，兩個刊物都是麻省理工學院圖書館長維儂·塔得

(Vernon D. Tate) 所編輯。協會在二次大戰期間沒有什麼重大活動，在一九四七年成為國際文獻聯盟的美國分會，該聯盟總部當時設在海牙。不過，協會之加入聯盟，曾謹慎說明此舉對於圖書館和文獻分類之環球十進分數法既沒表明亦未暗示正式的認可。<sup>⑩</sup>

到一九五二年，協會面臨內鬨，會員威脅另起爐灶。籌議中的組織，會員將對外公開，凡有興趣者均可加入，其活動也不特重於文獻複製的程序。結果是，憲章和規程都重新改過，以適應新的要求。後來，照相方面人士終於退出，組成國家縮影學會 (National Microfilm Association)，其會員大部分是關心文獻攝影複製的各項設備和材料之發展、製造、和市場的人士。

美國文獻協會的會員急遽增加，其活動也開始包括各種不同的科目和興趣，包括分類、索引、摘要、和利用電腦作目錄分析。然而，對組織名稱的不滿却日益增加。在美國，一般相信「文獻」一辭早已失去早日的意義，而稱學會 (association) 為協會 (Institute) 並未能正確的反映它的組織結構。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曾數度嘗試將專門圖書館學會和美國文獻協會合併組成相當於英國的「專門圖書館暨資訊局學會」(ASLIB, Association of Special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Bureaux)，但都未成功，因兩個組織都怕因合併而失去自主權。一九六八年，美國文獻協會易名為美國資訊科學學會，而其學會刊物美國文獻也易名為美國資訊科學學會期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兩者都屬研究導向。美國資訊科學學會並設有地方及區域性分會，有許多分會並與專門圖書館學會分會合辦各種會議。美國資訊科學學會的組織系統如圖九。年會在各大城市輪流舉行，在其活動中，特殊興趣小組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 和美國圖書館學會的分組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許多圖書館員上述三種組織 (即美國圖書館學會、專門圖書館學會、美國資訊科學學會) 都加入，毫無疑問的，它們滿足了圖書館員不同的需要。

除了這三個主要學會及其各州和地方分會中，尚有許多獨立的組織致力於各種不同的興趣和事務。例如醫學圖書館學會，法律圖書館學會 (Law Library Association)，音樂圖書館學會 (Music Library Association)，美國圖書館學校學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ibrary Schools)，以及天主教圖書館學會 (Catholic Library Association)。其他尚有若干「傘狀」機構，如國家圖書館學會委員會 (Council of National Library Association)，圖書館學會國際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國際文獻聯盟。其他對美國圖書館尚稱重要的，是英國的組織：專門圖書館暨資訊局學會，以及圖書館學會。處於圖書館邊緣的組織，尚有美國書目學會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和美國檔案學家學



會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

## 圖書館學文獻及其目錄組織

正式的現代圖書館學文獻可以說始自蓋布里·諾第的組織圖書館指導，它首次於一六二七年出版，一六六一年日誌學家約翰·艾弗林 (John Evelyn) 將它譯成英文<sup>⑩</sup>。諾第是馬撒琳主教 (Cardinal Mazarin) 的圖書館員，為圖書館、採訪組織、和保養奠定了基本的原則。在美國，類似此種的重要著作，要推盧本·基爾特 (Reuben A. Guild) 的圖書館員手冊 (Librarian's Manual) 它於一八五八年出版。<sup>⑪</sup>基爾特是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的圖書館員。他的著作為一八五三年的圖書館員會議 (Librarian's Conference) 所認可。不過，早在一七九三年，哈佛大學圖書館員查杜斯·瑪遜·哈里斯 (Thaddeus Mason Harris) 就由托瑪斯 (Isaiah Thomas) 出版社印行了一本小冊子，上面載有他認為成立一所聯誼性圖書館所需要的圖書。<sup>⑫</sup>

一九四一年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一次會議中，雷夫·比爾斯將圖書館著作劃歸為三大類——好消息 (Glad Tidings)、證言 (Testimony) 和研究 (Research)。雖然口氣非常詼諧，但其劃分在當時却極適當，直至今日仍不失其意義。關於好消息，他寫道：

好消息包括了大部分圖書館學的期刊著作，它有兩種：一是關於公共圖書館可能、或許、假若、或應該如何的思辨性論文；以及有幾分真實的布告，預告即將完成或即將進行的事項，好消息就像使徒的信心，是希望的要素——看不見的實體。其着眼點通常是預期性和樂觀的。對羣意交通學的學生而言，好消息做為社會影響的證據價值等於零……對公共圖書館員而言，跟羣意交通學的學生一樣，好消息對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價值，並未提供正當的證據。

更多的專業性著作可劃歸為第二類，稱之為證言：此並非指法律上的證言，而是宗教意義上的證言：即對過去所做的、所受的恩典之回顧。雖然並非一成不變，證言通常是用第一人稱複數格：我們想過、我們試過、我們完成這個或那個。就是這個公式不適用時，其含意也通常是私人性質，因此易偏於個人具有的特性。支持證言的憑據是經驗，此經驗通常是未經區分的經驗，建立於一個人或多數人對複雜問題的印象或評價，這些個人具有遽下片面結論的傾向。且說經驗是錯誤或正確的惟一根本；在大部分已出版的有關公共圖書館的證言中，我們懷疑甄別的程序是否執行到可以產生可靠的結果：一個特別的計劃在不同的條件下（通常是尚未試驗過）是否能成功：分析者技巧和採訪者的觀察力如何；各種因素是否隔離而予正確的評估；是否

為了生動、異常，或偶發性而忽視了整體或主要的趨勢：圖書館所報導的滿足感大多數讀者是否有同感。我不希望被誤解為證言沒有價值。相反的，許多難解的問題，圖書館員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答案，在我們這門剛起步的「圖書館科學」目前所發展的技術階層，恐怕也沒有答案。但所有根據未經區分的經驗所建立的證言，都必須小心求證，尤其是由羣意交通學的學生來批判。<sup>⑭</sup>

關於比爾斯的第三類「研究」，將在下章贅述。

在一九三〇年代早期以前所出版的有限的圖書館學專著中，有許多可以稱之為「工具性」：圖書館員使用的工具和圖書館實務的指導。這期間的代表作，如一九〇六年的美國圖書館學會編目規則，克特的字典式目錄規則；莫濟（Mudge）的參考書指南（Guide to Reference Books），一八七六年美國教育署所印行的美國圖書館概況報告，以及在一九二六年——二七年間美國圖書館學會出版的圖書館調查四冊。在一九二〇年末期，美國圖書館學會開始它的「課程研習叢書」（Curriculum Study Series），由查特斯（W.W. Charters）主持編輯，它是圖書館學校第一年所用的一系列基本課程教科書，這些書中，今天最爲人所熟知的，是瑪格列·緬因（Margaret Mann）的圖書分類編目概論（Introduction to the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of Books），和路西爾·法果（Lucille Fargo）的學校圖書館（The Library in the School），兩者都在一九三〇年印行。

一九三〇年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圖書館員書架上的專業讀物遽增。許多大學出版社，如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伊利諾、和密西根等出版了爲數可觀的有關圖書館專業的書籍：研究報告、會議錄、和博士論文。一九五〇年代商業性出版社成了重要因素。出版商如雷霍（Reinhold）、因特賽斯（Interscience，即現今的威利／因特賽斯 Wiley/Interscience），以及麥可勞伊（McGraw-Hill），都視圖書館學爲具有潛力的市場。除了威爾遜（H.W. Wilson Co.）和鮑克（R.R. Bowker）外，一些專門出版圖書館學的出版社也相繼出現，雷夫·蕭創辦稻草人出版社（Scarecrow Press），約翰·奧特米勒（John Ottermiller）成立鞋帶出版社（Shoe String Press），十年後，波旦·維納（Bohdan S. Wynar）成立了圖書館無限公司（Libraries Unlimited）。

圖書館方面的期刊文獻，最好列表示之。

• • •

圖書館期刊（Library Journal），半月刊，七、八兩月則爲月刊，一八七六

—

美國最早的圖書館專業期刊，爲鮑克公司所創辦，早期並爲美國圖書館學會

正式刊物。

美國圖書館學會

美國圖書館 (American Libraries)，月刊，一九七〇—。學會的正式刊物，包括學會的消息和重要文章。

美國圖書館學會會刊 (ALA Bulletin)，月刊，一九〇七—一九六九。為美國圖書館前身。開始時是學會活動的新聞報導，一九三〇年代在密崔西·羅梭 (Beatrice Sawyer Rossell) 的編輯下擴大成正規期刊，出版學會年會的論文和其他重要論文。

圖書目錄和參考預約書籍彙報 (The Booklist and Reference and Subscription Books Bulletin)，每月兩次，一九〇五—。現代出版品的指引，附註釋以輔導圖書館員建立館藏。對中小型公共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之極為有用。

大學與研究圖書館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雙月刊，一九三九—。

美國圖書館學會所屬大學暨研究圖書館學會正式刊物。刊載學術圖書館員所關心的重要文章。

圖書館資源和技術性服務 (Library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季刊，一九五七—。

美國圖書館學會技術服務組的正式刊物。代替一九四四—一九五一年間的分類與編目 (Journal of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主要對象為分類員、編目員和資料處理員。應該注意的是「技術服務」是指有關圖書館和資料之準備工作，而非指專對科學和技術圖書館之服務。

參考季刊 (RQ)，季刊，一九六〇—。

美國圖書館學會參考暨成人服務組的正式刊物。

學校媒體季刊 (School Media Quarterly)，季刊，一九五一—。

美國圖書館學會所屬中小學圖書館員學會的正式刊物，原刊名為學校圖書館 (School Libraries)。

新聞梢 (Top of the News)，季刊，一九四六一—。

美國圖書館學會兒童服務組 (Children's Services Division) 和少年服務組 (Young Adult Services Division) 的正式刊物。

選擇 (Choice)，月刊，一九六四—。

經過選擇的適合大學圖書館蒐藏的圖書之學術性書評。僅限於現行資料。由美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大學暨研究圖書館學會主辦。

圖書館自動化 (Journal of Library Automation)，季刊，一九六八

— 。

美國圖書館學會資訊科學暨自動化組的正式刊物。文章偏重技術性，不及美國資訊科學學會期刊那麼技術性和數學性，主要是關於特殊的圖書館困難和應用問題。

圖書館史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季刊，一九六六一。與美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史圓桌 (Library History Round Table) 之工作有關，但並非由他們主持。

圖書館教育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季刊，一九六六一。

美國圖書館學校學會贊助發行。

### 專門圖書館學會

專門圖書館 (Special Libraries) ，月刊，一九一〇—  
專門圖書館學會正式刊物。

### 美國資訊科學學會

美國資訊科學學會期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雙月刊，一九六八一。

美國資訊科學學會的正式刊物。代替以前的美國文獻 (American Documentation) ，季刊，一九五〇—一九六七)，為舊有美國文獻協會的正式刊物。而美國文獻代替從前的文獻複製期刊 (Journal of Documentary Reproduction) ，季刊，一九三八—一九四三)，它是美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資料攝影複製委員會所主持。

### 其他期刊

醫學圖書館刊 (Medical Library Bulletin) ，季刊，一九〇二—。

它是醫學圖書館學會的正式刊物。

法律圖書館 (Law Library Journal) ，雙月刊，一九〇八一。

為法律圖書館學會正式刊物。

音符 (Notes) ，一九三四—。

為音樂圖書館學會的正式刊物。

圖書館季刊 (Library Quarterly) ，一九三一—。

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利用紐約卡內基基金會的一項撥款所創辦。其主要目的在於為嚴肅的圖書館學研究提供發表的園地。着重於芝加哥

大學師生之研究，尤其是學位論文加以簡縮出版，但園地公開，任何嚴肅的圖書館學研究作品均可投稿。它的書評部分特別優秀，一年有一期專刊芝加哥圖書館學研究所年會所發表的論文。創辦數十餘年來被認為是最具威信的美國圖書館學期刊，雖然現在競爭較激烈，它仍維持高度的水準。

圖書館趨勢 (Library Trends)，季刊，一九五二—。

伊利諾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主辦。每期都有客座編輯，每期專注於圖書館的特別問題——例如圖書館行政、善本書、人事管理、圖書館自動化。

威爾遜圖書館刊 (Wilson Library Bulletin)，除七、八月外均為月刊，一九一四—。

威爾遜公司所創辦，本來是專供職員和顧客閱讀的雜誌，後來範圍擴大，刊載有助於學校圖書館和中小型圖書館的資料。在史坦利·庫尼茲 (Stanley Kunitz)，約翰·維克曼 (John Wakeman)，凱瑟琳·莫茲 (Kathleen Molz)，和威廉·艾雪曼 (William Eshelman) 等人之編輯下，它成了重要圖書館刊物之一。它早期的刊名為威爾遜會刊 (Wilson Bulletin，因與另一鳥類刊物同名而放棄原名)，和威爾遜圖書館員會報 (Wilson Bulletin for Librarians)。

書目書刊 (Bulletin of Bibliography)，不定期，一八九七—。

麻省波士頓法克宋公司 (F. W. Faxon Company) 出版。通常一年出兩期或三期。每期專刊一兩門熱門科目的書目。每期的新出期刊表及停刊期刊表極有用。每期都有重要圖書館員生平簡介，並附照片。

學校圖書館 (School Library Journal)，開學期間年出九次，一九五四—。

鮑克公司印行，一度與「圖書館期刊」合刊發行，現則單獨出版。

學術圖書館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雙月刊，一九七五—。

科羅拉多州波得 (Boulder, Colorado) 茂庭塞出版公司 (Mountain-inside Publishing Company) 出版。比起大學與研究圖書館範圍要廣些。

除了上述期刊外，各州和區域性的圖書館組織都發行報告，通常為季刊。一些研究圖書館出版期刊，通常專注於自己館藏的資料：如紐約公共圖書館 (New York Public Library)，耶魯圖書館報 (Yale Library Gazette)，和罕

丁頓圖書館館刊 (Huntington Library Bulletin) ，每週發行的國會圖書館通訊 (Library of Congress Information Bulletin) ，以透印照相複製，主要是報導國會圖書館的活動和消息，並兼及圖書館界的消息。它是國會圖書館正式核准的刊物。

#### 國外和國際性期刊

加拿大圖書館 (Canadian Library Journal) ，雙月刊，一九七二—

。加拿大圖書館學會正式刊物。應該注意的是加拿大和美國一樣，有區域性和省的刊物，例如 I.P.I.Q. Quarterly ，即是安大略省專業圖書館員協會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of Ontario) 所出版。

圖書館學會紀錄 (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 ，季刊，一八九九—

。英國圖書館學會 (British Library Association) 正式刊物。文獻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季刊，一九四五—

。英國專門圖書館和資訊局學會出版。為文獻學界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專門圖書館暨資訊局學會議事錄 (ASLIB Proceedings) ，月刊，一九四九—

。與上面所述同列為專門圖書館學和文學 (包括資訊科學) 的主要刊物之一。

圖書館學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季刊，一九六九—

。英國新起期刊之一。國際文獻評論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Documentation) ，月刊，一九三四—一九六五。

在海牙的國際文獻聯盟的正式刊物。照文章原文的文字出版，包括英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圖書館刊 (Unesco Bulletin for Libraries.) ，雙月刊，一九四九—

。在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圖書館組所發行，以多種語文發行。由於教科文組織在全球對圖書館之獎掖極為活躍，因此這個刊物也就顯得特別重要。

圖書館 (Libri) ，不定期，一九五〇—

。在丹麥哥本哈根所出版的國際性圖書館學評論。所刊文章，依書寫所用

的語言發表，均為學術性。

以上所選列的可視為是美國圖書館員的核心圖書館學著作；其他許多國家也有他們自己的圖書館員期刊，如蘇俄、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和其他許多國家。在美國，還有一些處於圖書館員邊緣興趣的期刊，如美國書目學社論文（*Th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美國檔案員（*The American Archivist*），資料（*Datamation*），和資訊和紀錄管理（*Information and Records Management*）等，不勝枚舉。

### 書目組織

圖書館員，就像傳說中的鞋匠，他的孩子都光着腳。圖書館員一直到最近幾年，忙於為別人的著作分類、編目並編製索引，而忽略了他們自己專業著作的目錄整理。英國人第一個為圖書館學文獻編索引。美國圖書館學會於一九二七年出版了卡農（*Harry George Turner Cannon*）的圖書館經濟書目（*Bibliography of Library Economy*，倫敦英國圖書館學會發行）的美國版。從此奠定了美國圖書館學文獻的基石。這部著作，就像書名頁上所說的，是「有關圖書館經濟的英文專業期刊文字的索引……一八七六一一九二〇。」篇名依題分類，沒有著者索引。

一九三〇年代，美國圖書館學會青年會員圓桌，在尋求一項既可增強剛成立的組織認同、又可對圖書館界作一點貢獻的專業性活動，乃決定「將卡農的書更新」。於是，露西爾·莫許（*Lucille Morsch*）乃集合了為數可觀的青年會員，對當時的圖書館學文獻編製摘要和索引。因此，在一九三四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在莫許小姐的主持編輯下，出版了圖書館文獻，一九二一—一九三二（*Library Literature, 1921—1932*）。由於它的成功，促使威爾遜公司承辦這項事業，為他們的目錄服務項目添加一章，圖書館文獻並擁有它自己的永久會址和人員。歷年來，它的範圍大大的擴張，包括了外國和美國的出版品，外語和英語的著作。每季出版，每年有彙編本，每兩、三年又有彙編本。依著者和主題排列，在著者（或主項）下附有簡短的摘要。圖書館文獻是最重要的圖書館學文獻來源。

在此，我們又得列表：

圖書館學年度論著（*The Year's Work in Librarianship*），年刊，一九二八—一九五〇。

英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圖書館學領域內一系列的目錄論文，由英國圖書館界權威人士執筆。當然，其出發點和重點偏重於英國的圖書館發展，但也有許多資料涉及美國。論文卓越，至今仍具歷史價值。

圖書館學五年論著 (Five Years' Work in Librarianship) , 五年刊, 一九五一—一九五五。

接續上述年度論著。

圖書館和資訊科學摘要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 , 雙月刊, 一九五〇—。

英國圖書館學會出版。一九六九年以前刊名為圖書館科學摘要 (Library Science Abstracts) 。

資訊科學年度評論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年刊, 一九六六—。

美國資訊科學學會主辦。包括有關資訊科學各領域一年來論著的目錄論文。由各學科專家執筆。

圖書館學之發展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 年刊, 一九七〇—。

每年就圖書館學各方面提出一系列「現況報告」論文, 由各學科專家執筆。此刊物由學術出版社 (Academic Press) 出版, 可與圖書館學年度論著相比擬。

美國參考書年鑑 (American Reference Books Annual) , 圖書館無限公司出版, 一九七〇—。

包括一章專論圖書館員和圖書館學, 它對圖書館員提供有關圖書館專論的敘述性和評論性之回顧, 尤重美國出版品。由各相關學科專家執筆。

鮑克圖書館和書商資料年鑑 (Bowker Annual of Library and Book Trade Information) , 一九五五—五六—。

此並非書目資源, 但對圖書館員很重要, 是熟悉圖書館界的一種工具。在某種意義上, 它是圖書館界的世界年鑑。

最後尚有各種「指南」(directories) , 它們雖不屬於目錄組織範疇之下, 但在此應該一提, 因為它們對現職圖書館員極為重要。第一本美國的指南要推查爾斯·考芬·裘維特 (Charles Coffin Jewett) 的美國公共圖書館通告 (Notice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華盛頓: 衆議院, 一八五一)。八年之後, 威廉·雷斯 (William J. Rhees) 發行他的美國和英屬北美各省公共圖書館機構和社團手冊 (Manual of Public Library Institutions and Socie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ish Provinces of North America, 費城: 李頻先, 一八五九)。今天, 此類消息的主要來源是美國圖書館指南 (The American Library Directory) , 它不僅提供圖書館及其機關名稱、館長或主任姓名, 並載有各部門主管姓名, 館藏冊數, 和

特藏等。除了各學會不定期印行的會員名錄外，圖書館員的個人資料可於美加圖書館傳記指南 (A Biographical Directory of Libra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五版, 美國圖書館學會, 一九七〇; 原名為圖書館現代名人錄 Who's Who in Library Service)。然而, 這個書名引人誤解。嚴格說來, 它不是「現代名人錄」(Who's Who), 而是一項圖書館員之傳記名單, 所有不嫌麻煩回答調查問卷的都列入。因為它是不定期出版, 其所載資料通常很陳舊。

從上述有限的觀察, 很顯然的, 圖書館學為年輕的圖書館員提供了思想和研究的充分機會; 圖書館學校, 除了刺激他的知性能力外, 更應提供他清楚和正確表達自己的機會。圖書館界需要良好的作家和優秀的讀者。

### NOTES

1. Abraham Flexner, "Social Work as a Profession," *School and Society* 1 (June 26, 1915): 902ff.
2. Pierce Butler, "Librarianship as a Profession," *Library Quarterly* 21 (October 1951): 237-238.
3. Frank Atkinson, *Librarianship: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fession* (London: Linnet Books, 1974), Chapter II.
4. Jesse H. Shera,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 pp. 66-74.
5. George B. Utley, *The Librarians' Conference of 1853*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51).
6. Chalmers Hadley, *John Cotton Dana: A Sketch*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43), pp. 88-89.
7. Ibid.
8. 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 *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 A Resume* (New York: 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 1974).
9. S. C. Bradford, "Fifty Years of Documentation," in *Documentation* (London: Crosby Lockwood, 1953), pp. 132-143.
10. Vernon D. Tate, "Introducing American Documentation," *American Documentation* 1 (January 1950): 3-6.
11. Gabriel Naudé, *Advice on Establishing a Librar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rcher Tayl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0).
12. Reuben A. Guild, *The Librarian's Manual* (New York: Charles B. Norton, 1858).
13. Thaddeus Mason Harris, *A Selected Catalogue* (Boston: I. Thomas, 1793).
14. Ralph A. Beals, "Implications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for the Public Library," in Douglas Waples, ed., *Print, Radio, and Film in a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pp. 165-166.

## 推薦讀物

沒有一個廣泛的讀物能涵蓋本章的材料。圖書館員的最好資料來源是上述的這些重要期刊，這些期刊應該選擇性的加以熟讀。關於圖書館界之組織和文獻，並無專書。重要圖書館學會及其工作，尚無完整的歷史，而只有美國圖書館學會出版了它的組織手冊。在這領域，學生假老師之助，必須自闢途徑。

## 柒、教育和研究

杜威於一八八七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設立圖書館學校開始其圖書館員專業教育，在此之前，圖書館生手有兩種方法精通其技藝：一是在圖書館謀一基層職位，隨着經驗的增加和技能的增進，慢慢往上爬昇；或者參加大圖書館所附設的訓練班。這些訓練班修業期限不定，課程不同，而且學生需在圖書館半工半讀。訓練的內容，依開課的圖書館而定。杜威設在哥倫比亞的學校（後來杜威任紐約州圖書館員時，學校也搬到紐約府阿伯尼 Albany），和圖書館的訓練班極為相似，它公開招收高中畢業生。授課教授則從所屬大學或機關以及鄰近的圖書館人員中遴選。十多年來，阿伯尼的學校是惟一圖書館學校，在圖書館界有點來頭的都是該校教育出來的（當時幾乎都是女生）。十五年之後，先後有五所圖書館學校成立：芝加哥的阿莫學校（Armour Institute，它後來搬到伊利諾大學）；費城的德拉斯威爾學校（Drexel Institute）；紐約布碌克林的普拉托學校（Pratt Institute）；波士頓的席蒙斯學院（Simmons College）；克利夫蘭的西部儲備大學（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現易名為開司西部儲備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它們所設課程類似阿伯尼：非正式的、課程種類繁多不一、招收高中畢業生或大一、大二學生。雖然這些學校先後成立，早期個別圖書館的訓練班並沒有結束；其實，有些甚至延續到一九三〇年代。

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圖書館學校先後成立，多到可以組織一個專業團體，美國圖書館學校學會乃告成立，會員限於圖書館學校，而不包括圖書館訓練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圖書館學會展開其「擴大活動計劃」，聘請卡爾·密藍（Carl H. Milam）為首位專任執行秘書，設總部於芝加哥，並開始注意到圖書館教育及其他活動。於是，學會聘請社會學家暨圖書館員查爾斯·威廉遜進行圖書館員教育之研究並作改進之建議。威廉遜研究由卡內基法人財力之支助，於一九二三年出版<sup>①</sup>。出書之際，據說不啻是「晴天霹靂」，對圖書館員專業教育極為苛評。威廉遜建議：

1. 圖書館學校入學資格應限於已完成四年大學部學士課程學生，並得通過診

斷測驗，顯示其人格適合圖書館工作。

2. 所有學校應併入大學，或為大學裏之一學系或一專業學校。
3. 充分利用大學學術資源，充實並擴大圖書館學校學生之學習經驗。
4. 重新調整課程，第一年授予一般圖書館原則和實務的基本課程，中間施以計劃週密和專家指導的實習，繼之以第二年的專門課程。
5. 發展教科書和其他教學資料。
6. 提供在職圖書館員繼續教育機會。
7. 設立專業圖書館員自願檢定制度。
8. 建立圖書館學校立案制度。

威廉遜對課程尤其苛責，認為技術性課程太多，以致忽略了基本的原則和理論。威廉遜報告雖是劃時代的大事，但却未產生應有的影響力；不過，它還是促進了一些可喜的變化。它也敲了訓練班的喪鐘。紐約公共圖書館的訓練班和阿伯尼的圖書館學校都告關門，哥倫比亞大學將圖書館教育納入新的圖書館學校，該校於一九二六年成立而以威廉遜為主任。支助威廉遜研究的卡內基法人，提供哥倫比亞大學一項數目極為可觀的基金，設立新的圖書館學校，並提供相同款數的基金給芝加哥大學設立圖書館學研究所。

一九二四年，美國圖書館學會透過其新成立的圖書館員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BEL），開始圖書館學校的立案審查。立案標準承認三種課程計劃，其中最普遍的是圖書館學士課程。到一九四九年，有廿一所學校授予這種學位，學生在完成一年課程或相等學分的暑期學校後即可獲得。

此時，有五所學校也授予碩士學位，在完成第二年課程即可獲得。而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自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即授予博士學位。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圖書館學校可分為三類：授予碩士學位的通稱為第一類；授予五年制學士學位者通稱為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在大學部設有圖書館學主修科目的學校。最後一類大部分局限於中小學圖書館員的訓練。

威廉遜主張圖書館學校應和其他專業研究所一樣，隸屬於大學，而為整個學術環境的一部分。但是，威廉遜所期望的融合，大部分沒有具體化，圖書館學校多半仍遠離學術主流。今天，情況已大有改善，主要由於博士學位層次的科際整合課程，以及雙重碩士學位的普遍。

## 修正時期

一九四〇年代的結束是美國圖書館員教育史的分水嶺。取消五年制圖書館學學士而代之以專業碩士的壓力益增，學校方面終於讓步。隨着此一改變，學校類型的分類也告廢棄。對許多學校而言，此一更易表示增開有關研究方法的必修課

程，以及要求够水準的碩士論文以證明其研究性向。對另外一些學校而言，則不過是更改學位名稱而已。最初，它僅要求全讀一學年，但最近幾年，它已延長為一整年。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除了少數學校外，所有都取消碩士論文和外國語文的要求，外國語文一向就沒有嚴格執行。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課程方面也有重大的變動。原先，研究的課程極為有限而僵硬。基本必修課程為分類與編目；圖書或資料選擇；參考資料；書史和圖書館史；以及圖書館行政。選修則有不同方面的圖書館實務，如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青少年及兒童服務，以及稍後才有的專門圖書館。第二學期課程包括上述課程的進一步研究，和專門性科目如醫院圖書館、社區服務（包括成人教育），等等。近幾年來，這些基本或核心課程已顯著減少，而代以調查或基礎課程、即着重基本原理的課程，俾學生有更多時間選修專門科目，但不拋棄圖書館的根本。不管這些課程的名稱如何，其目的是雙重的：第一，提供學生圖書館學整體的觀念，注重連貫此領域的共同要素；第二，就實際可能縮減圖書館技術方面的課程，俾便學生選修研究所學科課程，以充實其教育經驗。早期的圖書選擇分為三個學術部門…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講授各部門內諸學科的資料選擇和文獻結構，解釋共同點和相異點。基礎課程的時數和授課的順序，各校不同，但通常學生依自己興趣，必須自三種資料選擇課程中修畢兩種。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大部分的加拿大圖書館學校，碩士學位需兩學年，如此增進了進一步研究的機會，並可利用暑期工作以獲得實際作業的經驗。經由這種政策，以及授予圖書館學及另一主科的雙重碩士制度，圖書館學這一專業開始實行威廉遜以大學資源充實圖書館教育的抱負。

一九四八年，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和西部儲備大學首度開設文獻學、書目組織，以及有關非傳統性圖書主題內容之利用等課程。西部儲備大學於一九五五年設立文獻暨交通研究中心（Center for Docum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探討利用電腦自動檢索資訊的可能性。今日的資訊科學從此濫觴，它在大部分圖書館學校已被認為是重要的研究課程。與這些新課程隨之俱來的，是交通和系統理論的課程，科學管理、和其他有關科學方面的課程，尤其是數學，這些連威廉遜都夢想不到的。今日圖書館學教育家所面臨的工作，是調和傳統和現代，傳統絕非陳舊無用。因為圖書館正經歷重要而激烈的變化，而圖書館教育，正如所有的教育一樣，必須展望將來。一九六〇年代早期，大學行政當局對圖書館教育發生了顯著的興趣，以前他們對圖書館學校從未正視過。今天全美約有六十多所圖書館學校，此尚不包括訓練中小學圖書館員的大學部課程。

原有的圖書館員教育委員會成為美國圖書館學會的立案委員會，而每十年到各校視察的計劃也告取消，代之以由各校每年就有關財政、教授變動、課程、及

其他有關教育事項提出年度報告。一九六〇年代末期，新的立案標準又告訂立，所有學校重新審查，每所學校都要做成一份詳細的自我調查報告，並接受訪問小組三至四天的實地審查。加拿大的學校，除了兩年制外，通常採用美國模式，並由美國圖書館學會立案委員會審查立案。圖書館學校，和大學其他部門一樣，學生和校友在各重要委員會都派有代表，在校務上逐漸有了發言權。

另外兩個與圖書館教育有關的組織在此也應該一提。美國圖書館學校學會，它雖然不是美國圖書館學會的一部分，但每年在美國圖書館學會仲冬會議之前集會。它的會員限於獲得立案的學校的教授，但是其他人士亦可以旁聽身分與會。該學會對各學校並無約束力，主要是共同問題的討論和革新報告的論壇，每季發行圖書館教育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美國圖書館學會的圖書館教育組也是類似的組織，任何美國圖書館學會會員對圖書館教育有興趣者都可加入。每年年會它支持各種議題，每年頒發畢塔非墨獎 (Beta Phi Mu citation)，獎勵對圖書館業有傑出貢獻者。畢塔非墨是全國性榮譽學會，每年選選立案學校的優秀畢業生為會員。

## 學術背景

威廉遜說得對，圖書館學校為大學環境的一部分，它必須反映高等教育的基本哲學。因此，對研究所教育所根據的基本原則和它所依賴的一般哲學，作簡短的回顧，極為重要。

當伍祖路·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為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時，他說應該教給學生的「不是學習本身這件事，而是學習的精神。」著名的法律學家勒因·韓德 (Learned Hand) 法官闡釋威爾遜的「學習精神」為「獻身於追求真理的精神。」羅勃·梅納·哈金斯當他為芝加哥大學校長時，主張高等教育是「知性的訓練。」在國際邊界北邊，柯里 (J.A. Corry) 在金斯頓 (Kingston) 奎斯大學 (Queen's University) 創校一百二十五週年的紀念會上，討論大學教育的目的，他說：

有許多目的：傳遞我們所承繼的原有知識，在新領域裏追求新知識，磨練知性鍛鍊心靈以尊重事實和邏輯，……所有這些都導向於了解並同情人類精神之不斷追求在此世界上不易獲致的某種形式的至上。並仍繼續琢磨知識、判斷、和感性以進入「我們驕傲和忿怒塵埃之苦惱」的智慧開端②。

所有這些不同人士，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基本上都在說同一件事：即教育不止於塞給學生事實或訓練學生精通特殊技巧，不管它是大腦或四肢的技巧。大學應提供一個適合於培養知識、智慧、和真理的環境，一個教授和學生都可以培

養和教育「學習精神」的場所。在這樣的環境裏，學生和教授的教學和研究，在探討未知的過程中應相輔相成。但這個說法，並非暗示大學過去或現在是可以與真實世界隔離，而為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士建造一座象牙塔。

在北美和歐洲，大學剛開始時都是專業學校。大學始於波洛尼（Bologna）和塞勒諾（Salerno）分為法學院和醫學院，而在巴黎和牛津則為神學院。最早期的美國大學，包括哈佛和耶魯，他們的主要目的在於訓練有志成為牧師的青年。法律、教育、和醫藥的訓練，過去都以學徒制度開始的，不久即列為大學課程，而工程方面則稍後才發展。創辦康乃爾大學的伊瑞賴·康乃爾（Ezra Cornell）和它的首任校長安瑞爾·懷特（Andrew D. White），都認為大學應包羅萬象，提供所有的教育需要，任何人都應能在大學裏找到適合他需要的課程。明尼蘇達大學校長路透斯·考夫曼（Lotus D. Coffman）對州立大學的宗旨也表示了同樣的信念。然而，是一八六二年莫里法案（Morrill Act）的通過使聯邦政府對掙扎的農業和工科大學提供輔助，敞開了技術訓練的大門。而當查爾斯·艾略特當了哈佛大學校長時，嚴謹的古典課程安排改為選修制度。有了美國高等教育之斷然的脫離德國教育傳統，則圖書館先驅杜威和威廉·豪俄·布烈特（William Howard Brett）認為大學乃是設立正式圖書館訓練的適當場所之想法，就不令人驚奇了。儘管這些創新，古典傳統仍獲得相當的支持。幸而，圖書館教育家逐漸相信普通或通才教育做為圖書館員專業訓練的預備教育之價值。在這個態度上，圖書館教育仿做了法律、醫學、和神學等專業學校的傳統。甚至工學院，如麻省理工學院等，也開始體認到通才教育做為研究所入學基礎的重要性。

批評圖書館教育並不難，如威廉遜所說，它太過於技術導向，太注重「如何」，而不問「為什麼」，而他的牢騷也算確實有據；但我們也要牢記，圖書館學教育大體上是仿效專業教育的模式，且大約以同樣的方式解決同樣的問題。

## 研 究

正確的研究，或許比數學更代表了知性的訓練和示範追求真理的獻身。因此，研究計劃對研究所教育極為重要。此外，它是專業前途的鑰匙，是增強教學的重要工具。我們不能說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發明了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但那所學校，在路易斯·威爾遜（Louis Round Wilson）當所長期間，是第一所認真致力於研究的學校，它為研究提供正式的架構並為健全的方法論啓端。該校的成立（經由卡內基法人之補助於一九二六年成立），對什麼是圖書館學研究，提出了嚴肅的質詢。當威爾遜於一九三二年擔任所長時，他將圖書館學引向社會科學領域，並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應用到圖書館問題上。在這項努力上，他幸得學者威普勒斯，巴特樂，以及卡樂頓·周可（Carleton B. Joeckel

) 等人的相助。將圖書館學脫離人文學而導向社會科學之令人驚異，是因為威普勒斯、巴特樂、和威爾遜本人，他們的背景主要都是人文學。此外，威爾遜成功的將一批有為的青年學生招收到他的學校，熱衷於他的觀點，他們步出哈布圖書館 (Harper Library) 的哥德式塔頂向外傳播「福音」。我們得承認，有時候由於過份熱衷，將形式和方法誤以為是內容，其中有許多比爾斯在前面章節所引述的同一場合中說：

證據的第三種來源，包括一些我們可以妥當的稱之為研究的出版品。這一類並不局限於統計調查，同理，並非所有統計調查都歸於此類：有些圖書館學的統計調查支持了安瑞爾·梁因 (Andrew Lang) 的論點，即有些人利用統計就像醉漢利用路燈桿——用來支撐而非照明。任何調查，若問題明確而分析成基本要素，蒐集有效的資料使之與適切的要素相關聯，並成立假設，繼以試驗、否定、修正、或證實——任何這種調查，我就接受，並視為研究。③

當比爾斯寫此時，圖書館研究方興未艾，從事研究的人員在方法和技術上尚需正確的指導，特別是在行為科學方面，尤其是在統計。比爾斯僅在警告，方法不應被誤為內容，而相互關係並不一定就是因果關係。就是在今天，這種警告並無不當。

研究並沒有什麼奧妙難解；簡單的說，它不過是蒐集有效而相關的證據或資料，為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提供答案。因此，研究是以知道我們自己的無知始，繼以對證據的審查和評鑑，直至查詢終結。正如本書序言中丹麥著名物理學家波耳慣常對他的學生說，「我說的話，你們都應該把它當做一個問題來思考。」廣義而言，研究乃屬批判的範疇——批判所問的問題是否適切；對假設提出批判，假設不過是理智的猜測據此以進行研究；對證據提出批判以決定其相關性和可靠性；而最後則為結果的批判。在某種意義上，最高層次的研究幾近於藝術，因為它牽涉到分析和綜合——把問題拆成細部要素，就像藝術家分析他所要表達的對象，然後再把它整合，就像藝術家創造一件美麗和可解的作品。

達爾文 (Darwin) 有關物種源始的鉅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物種源始序言中說：「當我在獵犬號皇后艦上時……棲息在南美的有機生物分佈情況，和該大陸上現在與過去生物棲息的地質關係，令我驚愕。」達爾文推測這些事實或可使「……神秘的神秘……」物種源始更加明瞭。因此，回家後他開始調查，「……耐心的蒐集並思考各種可能有關的事實。」於是，他朝鄰近的事物着手進行——農田和倉庫空場裏的動植物——把它們和在「自然狀態下」的同種動植物相比，他仔細思索，野生的變異較少，可能是「……由於培養的產品，是在與物

種母體自然情況下不同的狀態下栽培飼養而成。」<sup>④</sup>

達爾文和同時代的博物學家艾弗烈·盧塞·華萊士 (Alfred Russell Wallace)，閱讀湯瑪斯·羅勃·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有關人口成長的論著，對「物競天擇」都得到同樣的假設。他們推論，假如馬爾薩斯是對的，則所有生物都有相同的現象，而只有這些最能適應和具有生存能力的品種才能繁殖。於是，基於「適者生存」，或更正確的說，最能適應者生存的原則，進化論的原理乃告誕生。在此，我們當然無法追縱達爾文議論的線索和陳述他藉以達成結論的思想蛻變發展過程，若能如此當然最有意義。但我們仍可以看到一個近乎完整的研究過程。達爾文甚至還不知道他已開始「研究」，雖則他在自傳中提到他的心就像「從大量事實蒐集中碾出一般原理的一種機器。」<sup>⑤</sup>他只是遵循培根在知識的進步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中所提的諫言，即哲學家的工作是「揭開自然的秘密」以瞭解我們所生存和生活的世界。

這乃是研究的過程，自阿幾米得 (Archimedes) 到帕拉塞斯 (Paracelsus) 到伽利略 (Galileo) 和牛頓，到愛因斯坦 (Einstein) 和佛米。幻想在研究過程也有它的地位。十九世紀德國化學家克柯力藩斯杜拉多尼茲 (Friedrich August Kekulé von Stradonitz) 曾說，他夢到蛇咬自己的尾巴像玩具風車 (pin-wheels) 般的旋轉，而假設出苯輪。每位改革者都用他自己的宇宙觀和對世界的觀察來粉碎既有的科學榜樣 (借用庫恩的用辭)，而藉研究幫助人類宇宙知識之進步。祛除其神秘性，則研究，正如上面所述，一直是實證或可以實證的事實之比較類化以探求問題之答案，進而一般化或普遍化，改正或證實原有的知識。

要談論現代研究的哲學，我們不能不追溯到培根；自十七世紀以來，每位嚴肅的自然和社會現象研究者，有意或無意的都受過這位維盧拉男爵·聖阿班斯子爵 (Viscount St. Albans) 的恩惠。培根的堅持嚴格使用實驗方法以發掘自然界的事實，已為現在科學研究全盤吸收，積年累月它已成老生常談，以致我們很容易的忘記了培根反對偶然性的觀察。當然，培根知道實驗方法在他之前早已有之，但是，他所寫道的：「現在人們做實驗的方法是盲目和愚蠢的，設計不精心，實驗迷失方向，事情發生才商議補救，他們做的範圍廣大項目又多，但進度很慢，他們草率的嘗試，就像在嬉耍。」<sup>⑥</sup>嚴肅的研究工作者不會在打漁探險途中從事研究。化學家不會隨便配原料用以觀察後果，生物學家也不會隨便把任何活生生的有機體放在顯微鏡下。實驗和探討乃在假設之後，而非在其前。我們真的同意巴特樂的看法，即在理論上的假設尚未成立之前，沒有所謂科學的研究。當然，達爾文的好奇心始於物種的多樣性，但他等到對於研究的可能結果有了假設之後，才開始對家畜和植物作有系統的研究。

不過，培根還是樹立了模式。他寫道：「迄今，一般程序是從感覺和特稱的

命題，一下子跳到最普遍的命題，……我的方法是從一個原理到另一個原理必須循序漸進，最後才達到最普遍的原理……」<sup>⑧</sup>此外，他說了一段著名的話：「實驗者就像螞蟻，他們只是蒐集和使用。推論者就像蜘蛛，他們從自己身上吐絲織網。但蜜蜂則取中庸之道：它從花園和田野的花卉中採集材料，而運用自己的力量把它加以轉換消化。」<sup>⑨</sup>

很顯然的，要成為有效率的研究工作者，我們必須模仿蜜蜂——必須有目標、勤勉、在搜集證據上必須富想像力和選擇性。此外，一個調查要成為真正的研究，它的結果必須普遍化。達爾文的研究工作，其含意、應用、和結果遠超過生物學範圍，而培根深知原理「一經正確發現，將帶動成車成軍的工作。」

研究的目的，就像正規教育目的一樣，在藉真理的追求以達人類知識的完整，此為不可達成的目的，但必須假定可得。「我們愈深入瞭解原子的性質，」佛米有次說道，「我們愈認識到大自然總是比我們早兩步。」他很明白的指出，知識的研究是無涯的，沒有止境的，永遠有前進的餘地。他的這段話並不是勸人放棄希望，而是要進取的接受挑戰。研究不一定要有立即和實用的目的。培根講到啟發性實驗，以別於結果性實驗。多年來，美國人可能太過注意立即的成果以致忽略了純粹科學。圖書館員也忽視了日常作業背後知識整理的基本原理、知識的傳播、和交通，而這些都是圖書館專業的基石。「因此，真理和功利在此乃同樣事物，而工作本身，做為對真理的保證，要比它對增進生活舒適所作之貢獻，來得更有價值。」<sup>⑩</sup>

因此，研究是藉初步解釋或假設的陳述，系統的嘗試發現新事實、或整套事實、或事實間的新關係。初步解釋或假設須經適當的調查以求正訛。研究的惟一原則是客觀原則。研究是一項嚴格的訓練，並非因為它是秘教，而是它沒有容納主觀的餘地。人類從事研究，但人類本身逃脫不了理性和感情兩者之交纏；而從事研究，必須抑制感情，理性才能奏效。推理和觀察若拌以感情加以稀釋，便成了詭辯或說教。一廂情願的想法特別威脅到圖書館學的研究，因為圖書館主要是服務專業，服務總離不了感情。圖書館員有意行善，並藉自我犧牲以行善；因而，他自認為他所做的是好的。

二次大戰後十年，帶給科學研究前所未有的威望。俄國的史潑尼克人造衛星（Sputnik）帶來了刺激和緊張的高潮。圖書館加入這股提倡研究的激流，而國家科學基金會和教育司等聯邦機構的大量補助給予很大的鼓舞。研究，就圖書館教育而言，着重於博士學位課程。在六十所立案的圖書館學校中，約有十五所授予哲學博士學位，此通常與大學其他研究所聯合授予，或圖書館博士學位。當然，各學校的課程依各校特點而有不同；但就是那些不直接在研究所下的學校，其要求條件也和研究所差不多。幾乎所有學校，對於科際整合的課程，即使不強迫要求，也都積極鼓勵。科際整合的課程特別重要，因為圖書館員不僅是圖書館

員；而是人類知識中一部門或多部門的圖書館員，假使他的教育背景沒有具備充分的必需知識，便無法適當的執行他的職責。俄瑟·貝斯特（Arthur E. Bestor）在知識的重整（The Restoration of Learning）中寫道：「恢復知性生活，即現代生活的勢力即將破壞的那種和諧，是今天具有思想的男男女女所致力於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sup>①</sup>羅琳·艾思利（Loren Easley）在洛克斐勒研究院（Rockefeller Institute）的一次演講中，闡述他的論點，認為科學和藝術本為一體不可分離；因而向史諾（C.P. Snow）科學變革理論中的「兩種文化」提出挑戰。他說道：「科學的創造，需要豐富的想像力和敏銳的知覺……在科學發展初期，培根，以實驗方法接近自然的發言人；和莎士比亞，詩人，孕自大自然且豐富了大自然的創作家；同是『大自然造就的藝術家。』」<sup>②</sup>保持知性生活的和諧是，圖書館員做為一個通才必須準備的重要責任之一；而做為專家，圖書館員假使不能認清專門知識與全體人類知識的關係，必會迷失在零碎知識的茫海中。

由於圖書館員的工作，尤其是公共和學術圖書館員，牽涉到許多不同的學科，而許多圖書館研究，需要一些就是在最好的教育機會下圖書館員也無法學得的知識和技術，因此團隊研究似乎特別有效。假使問題提出，詢之學者，學者各獻其特長，其結果必定比一個人獨自研究來得好。在少數例子中，博士學位授與合作研究而共同撰寫論文的兩個人。這種情形並不普遍，但已有例可援。傳統的學術壁壘已趨瓦解，學術界日益認識到知識統歸於一，而一部門的知識有賴於並影響及其他部門的知識。長久以來，科學被認為是超道德的；它的惟一任務是發現物理界和生物界現象所顯露的真理。而世人對於這些發現如何處理那是不關科學家的事。但阿拉香哥都（Alamagordo）沙漠上令人目眩的閃光和菌狀雲改變了一切，科學家們曉得他們所做所為，其影響和反應遠超過他們學科界限之外。圖書館員，做為一個教育家，以其專業服務和研究，可以彌補這些長久以來分割人類知識領域的裂罅。因此，良好的通才教育，主科的深入研究，以及專業訓練對圖書館員均屬重要。

總之，學習如何做研究的最好方法是動手去做。研究方法的課程和本章後面所附的書目或有幫助，但絕不能代替經驗。可能的話，最好是師從有經驗的研究者，假如無法如此做，就自己大膽出擊，提出研究結果接受適當和毫不妥協的批評。著名的美國雕刻家塔虎脫（Lorado Taft）常說，欣賞雕刻最好的方法是拿起刀子和肥皂或黏土，自己試着彫刻。其結果至少可以發展一種對於藝術家正當的尊敬和讚揚，或者還會發現自己的天份。卓越的研究需要終身的奉獻。

當然這也是事實，即在圖書館學校的學生很少將會從事研究工作，但他們仍需要對研究所牽涉的事項及設計完整研究的規則和程序有基本的了解。圖書館員，遲早總會被徵召去評鑑別人的研究，包括圖書館學方面和其他學科。因此，

圖書館員必須妥善準備，以理性思考分析，查看結論是否可以接受。在館藏的蒐集上和作業程序的實際應用上，每位圖書館都必須是苛評家。

除了學術圖書館的高級職位和圖書館學校的教授外，圖書館學博士的需要並不大。專門圖書館，重點應在各館專精學科的高級研究和博士學位。因此，就有人認真考慮一種高級而非研究性的學位，在學術上具有其地位，而就學不必從事原始研究。這種運動進展很小，因為它不合學術傳統。但是，就公共圖書館員而言，他們的教育應着重於政府、公共行政、以及社區分析，此種提議就值得推薦。無論如何，高級學位必須維持高度學術水準，而不是用來給予那些不合博士學位者的安慰獎。

## 完整的體系

從以上我們所說的圖書館學的教育和研究，我們可以相當準確的在學術範疇的架構中鑑定典型圖書館學校的目標和目的。當然，這種陳述並不一定適用於每所學校，但它却有助於建立一種模式用來衡量各個學校。

根據哈金斯的學說，高等教育的目的在於知性的訓練，意指它的第一要務在於培養良好的公民，即具有知性足以擔當社會責任的公民。除此目的之外，高等教育還必須為學生完成就業的準備，或至少為就業奠定基礎，因為有許多職業，除了大學教育之外還要特別的訓練。此外，大學應藉研究計劃促進人類對自己和周圍環境知識之增進。為達到這些目的，大學安排課程應具彈性並鼓勵系際合作和交流。它的結構應鼓勵學生在廣泛的學習條件和機會中積極進取和自由探索。

圖書館學校的目的是在相關的學術環境架構裏，利用它的資源，教育適任的專業圖書館員，當資源許可時，並培養適任的資訊科學家。

圖書館存在着許多難解的問題必須研究解決，新的圖書館學學生，且不理會這個明顯的事實，會發問為什麼要開研究方法為必修課程。學生將據理爭辯，在服務專業如圖書館等，很少圖書館員將會從事研究工作，就是要開課，也該算選修而非必修。對於這個古老的問題，我們可以辯稱，就像學習數學，它可以訓練學生的心智並幫助發展邏輯思考。這種論證有幾分確實性，但研究的學習另有很實用的目的。每個圖書館員，不管他的前途計劃是什麼，終會碰上「研究」，或其他什麼冒充的研究。學生在評鑑時必須客觀，必須能辨別小麥和糠皮，必須學習摒棄假貨。顯然的，單單一門課程無法造就適任的研究人員——「道藝難學，而人生苦短」——但學生就是在每週三小時的課程中，一學期內也可以學得評鑑的標準，並對研究程序獲致有價值的認識，這是每個學生都應該接觸到的。

上面業已說明，「完整」圖書館員的教育應該是整合的教育，包括大學部通才教育和一門主科、圖書館專業訓練、和研究所教育，至少應有雙重碩士，最好

能有更高深的主科研究。圖書館學校的目的，在於教育學生在此快速有時近乎突變的圖書館界裏，成為肯接受並有能力應付變化的實際工作人員。它的畢業生必須能確定和明瞭讀者的需要，並能設定程序以滿足這些需要。對於此項目的認識的基本，在於明瞭有效的接觸知識，牽涉到知性和服務的活動，以及有利於這些活動發展的條件。

因此，教育的結構應包括六要項：

1. 圖書館專業的基本原理。
2. 專門性科目和它們之間相互的關係，以及與圖書館專業之間的關係。
3. 瞭解並履行專業之服務、實際、和行爲。
4. 瞭解讀者。
5. 瞭解專業活動周遭社會和資訊環境。
6. 評鑑成果所需的技術。

所有學生對於為實際工作有關的理念，應具有領悟和分析的能力，對於將來可能遭遇到的專業上的問題應有合理處置的能力。此即勸告學生培養識態；識態對於接受革新和適應變遷極為重要。末了，畢業學生都應該瞭解繼續教育的需要，繼續教育不僅充實個人，並惠及他所服務的機關以及整個專業。圖十說明教育制度為不可分割的整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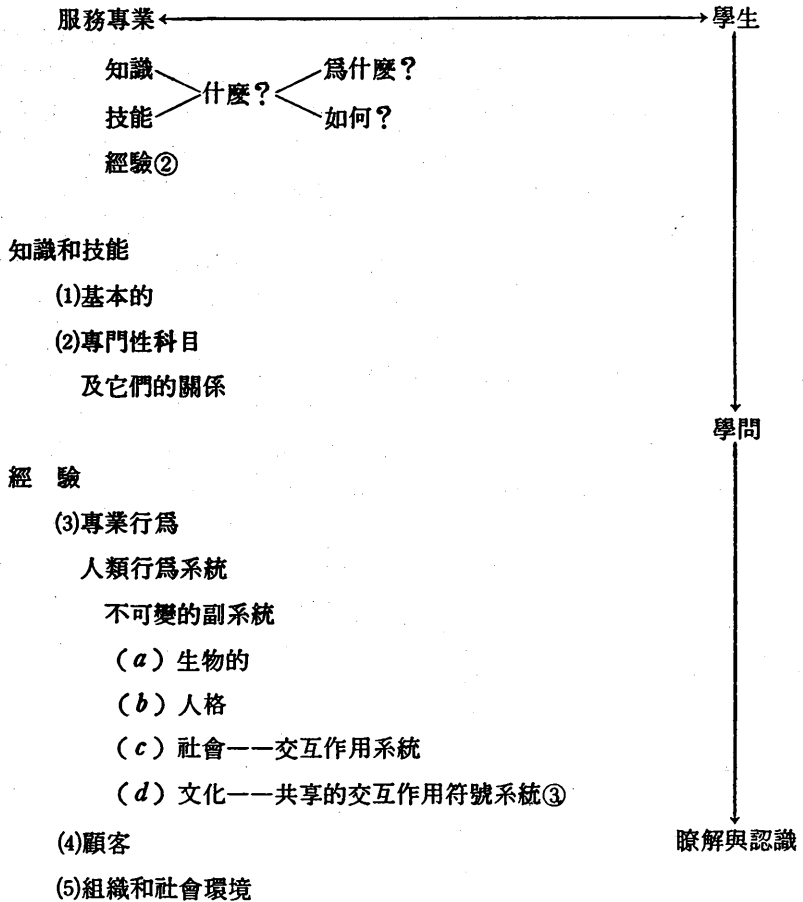
服務性的專業有三部分基礎：可認知的和標準的知識、技能、和經驗。一旦取得，此三種即形成某種結合，即開司第 (H.G. Cassidy) 所稱的專業智慧。每種服務性專業都有累積性知識和技能，是為(1)基本的和(2)專門性科目和他們的關係，這些若經適當的傳授和研究，便構成學問。這些基本和專門性科目是由經驗證實和衍變而來。而經驗由(3)專業行為而產生。專業行為無法傳授，它必須實際參與實際從事——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學校開設實習課程。

### 選擇圖書館學校

向人講解如何選擇圖書館學校，且不提自以為是權威，或是明紋細說，都有點冒昧，因為這種選擇純粹是個人的決定。但我們都知道，這種選擇往往是偶然的情況下所作的決定，而非仔細考慮各種有關因素的結果。而圖書館學校主任或系主任也常被邀來協助做此種決定，因此來一些指導大綱當不致傷大雅。

一般而言，我們可以說所有學校都提供相同的基本課程，而美國圖書館學會立案委員會也力求維持一定的水準。然而就在立案學校中仍有顯著的差異，但沒有「最好」的學校。

曾經有人惡作劇的譬喻「像大學目錄般的撒謊，」圖書館學校的目錄也不例外。每個目錄都列有一些不常開的課程，最後情況變動常迫使上課時間更動，多年未開的課程仍列在目錄上也是常事。雖然如此，仔細研讀目錄記載的課程目



圖十 教育系統①

① Courtesy of Conrad H. Rawski.

② H. G. Cassidy, "Liberation and Limitation," in F. Sweeney, *The Knowledge Explos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66), p. 188.

③ Charles Morris, *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4), Chapter 4, especially pp. 56-60.

的，仍很需要。切記，每所學校都「將較好的一隻腳擺在前頭。」我們極力建議在可能範圍內親自參觀希望的學校。

第一個應該考慮的是學校課程的性質和特長是否適合學生自己的需要、興趣、和將來的出路。圖書館學校特長的差異很大，因此，例如說，適合於有志研究兒童工作的學校，對於將來的資訊學家可能不適當。沒有學校能够包括所有的專門科目，因此它的課程必然反映系主任和教授們的興趣和注意所在。多年來，常有圖書館學校調查報告，就像一般高等教育機關也常有調查。這些調查不可輕信，因為它們反映意見，通常是特殊的判斷，非反映事實。優良並不需民主投票來表決。聲譽或好或壞，在原有的原因消失之後仍會繼續存在。名氣大的學校，由於其「榮光」總有被高估的傾向。援引例證來支持論點的誘力很強烈，如此做在事發時已是不公平，事後更顯得不實。我們所面臨的不是「穩定的貨品。」學術界人士是游牧不定的。甚至在最有資格人士的意見下，今天認為是對的，明天可能就錯了。

教授的名望當然是基本因素——他們的特長，他們的專業活動和研究成果。獲得博士學位是個指標，但並不保證教學良好。我們都曾認識一些優良的老師，他們不曾獲得這種「高貴的」學術資格；相反的，那些在名字後面附有可敬的學位和頭銜的人，應該……諸位可以自由想像。有一個故事說，哈佛最傑出的英國文學學者季崑治（George Lyman Kittredge）被問及為什麼他不曾獲得博士學位，他答道：「誰來考我？」雖然如此，一所學校若擁有許多博士學位教授，應給予高分。

大學其他科系的名望也應該考慮，尤其正值科系整合日受重視之際。此種考慮之所以重視，不僅是為充實學生自己之研究着想，同時也是因為一所大學若全盤課程均很優異，就不會有平庸的圖書館學校。

圖書館的蒐藏當然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學校的物質條件和設備也要加以注意；假如你有志於成為圖書館視聽媒介專家，則設備尤其需要留意。但不要被美好的校園和壯觀的建築所動搖。別忘了哈佛大學位於工業城劍橋陰鬱的環境裏，耶魯則和紐哈本的商店掙扎比高，只有哈克尼斯紀念堂（Harkness Memorial）和史德靈圖書館（Sterling Library）比它們來得高。而哥倫比亞大學，被紐約市吞噬，像密集的辦公大樓，那像個學園。誰不欣賞普林斯頓田園式的建築和知性的激勵？雄偉的建築為公司的靈魂而起，但造就不了好大學。

末了，圖書館學的大學部、推廣教育、和通訊課程都應像瘟疫般的避免。大學部圖書館課程將圖書館降低到最低的技術性階層，而剝奪學生應花在專門科目的時間。推廣教育，則由於缺乏適當的圖書館資源，以及老師和學生在晚間都很疲勞，必然使學習效果降低。而通訊課程則有先天性的劣勢。

經濟因素不應構成教育的障礙。當然必須認識經濟上的需要，但切記不可因

小失大，在教育上「省」下一分錢，將來可能損失好幾元錢。好學生固能超脫劣等教育而出人頭地，但很少；拿撒勒（Nazareth）也會出好事，但僅發生一次。獎助學金仍可得，而工讀方式，雖然可能拖延正式求學時間，但却有混合教育和經驗的好處。克服經濟上的障礙，亦可成爲教育所提供的挑戰之一部分。

## NOTES

1. Charles C. Williamson, *The Williamson Reports of 1921 and 1923*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71), p. 49. The report of 1923 (the report of 1921 was suppressed because it was thought to be too critical) was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2. J. A. Corry, *Farewell the Ivory Tower: Universities in Transition*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3.
3. Ralph A. Beals, "Implications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for the Public Library," in Douglas Waples, ed., *Print, Radio, and Film in a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pp. 166-167.
4.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n.d.), pp. 11, 13, 15.
5. Charles Darwin, *Autobiography: Life and Letters* (London: Murrey, 1887), Vol. 1, p. 101.
6. Francis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in Popular Edition, based upon the Complete Edition of Spedding, Ellis, and Heath,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n.d.), p. 100.
7. Pierce Butler,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3), p. 108.
8.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p. 135.
9. *Ibid.*, p. 123.
10. *Ibid.*, p. 42.
11. Arthur Bestor, *The Restoration of Learning* (New York: Knopf, 1956), p. 58.
12.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4, 1975, pp. 32-33.

## SELECTED READINGS

###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 Danton, J. Periam. *Between M.L.S. and Ph.D.*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70.
- Davis, Donald G.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ibrary Schools, 1915-1968.*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74.
- Galvin, Thomas J. *The Case Method in Library Education and In-Service Training.*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73.
- Leigh, Robert D. "The Education of Librarians." In Alice I. Bryan, *The Public Librari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208-369. (The Public Library Inquiry Series).
- Leigh, Robert D., ed. *Major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of Librari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 Shera, Jesse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3.
- Shera, Jesse H., and Margaret Anderson.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in the U.S. and Canada.* Liverpool, England: Liverpool Polytechnic,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75. *Occasional Paper*, No. 5.
- Trautman, Ray. *History of the 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 Vann, Sarah K. *Training for Librarianship before 1923.*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61.
- Vann, Sarah K. *The Williamson Reports: A Study.*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71.
- White, Carl M.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Education: Problems and Progress to 1951.*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76.
- Williamson, Charles C. *The Williamson Reports of 1921 and 1923.*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71.
- Wilson, Louis Round. *Education and Libraries: Selected Papers of Louis Round Wilson.* Edited by Maurice F. Tauber and Jerrold Orne. Hamden, Conn.: Shoe String Press, 1966.

## Research

- Altick, Richard D. *The Art of Literary Research*. New York: Norton, 1963.
- Bunge, M. *Scientific Research*.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1967. 2 vols.
- Festinger, L., e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New York: Holt, 1953.
- Galtun, J. *Theory and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Gillispie, Charles C. *The Edge of Objectiv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 Goldhor, Herbert.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in Librarianship*.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72.
- Goldhor, Herbert, ed. *Research Methods in Librarian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68.
- Kaplan, Abraham. *The Conduct of Inquiry*. San Francisco: Chandler, 1964.
- Northrop, F. S. C. *The Logic of the Sciences and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 Pullock, G. *The Organization of Inqui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Scheffler, I. *The Anatomy of Inquiry*. New York: Knopf, 1963.
- Shera, Jesse H. "Darwin, Bacon, and Research in Librarianship." In *Librari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London: Crosby Lockwood, 1965. pp. 209-216.
- Stevens, R. E. *Research Methods in Librarianship: Histor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Methods in Library Research*.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71.
- Waples, Douglas. *Investigating Library Proble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 Wynar, Bohdan. *Research Methods in Library Science: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with Topical Outlines*. Littleton,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71.